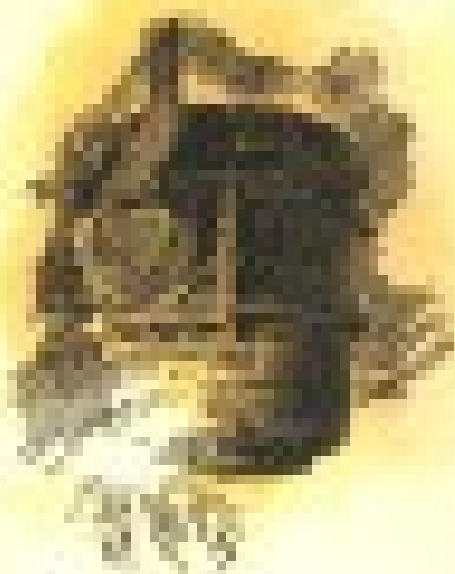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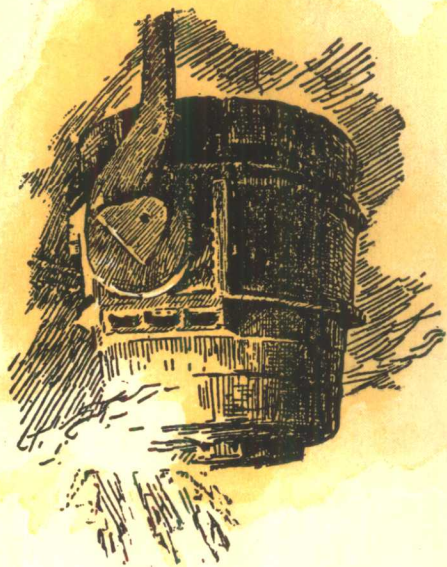




三個煉鋼工人

（女）上海對外經濟學院

（女）上海對外經濟學院



三個煉鋼工人

卡卜盧柯夫斯基著

時代出版社

А. Ф. Каблуковский

ТРИ СТАЛЕВАРА

Металлург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提 要

本書談的是蘇聯三個煉鋼工人在生產革新方面的成就。他們都在第一「電爐鋼」工廠的煉鋼車間做工。這個車間在蘇聯黑色冶金業的社會主義競賽中，屢次獲得第一名，並且保持着蘇聯部長會議的流動紅旗和「蘇聯最好的煉鋼車間」的稱號。本書敘述這三個工人怎樣為提高工作質量而鬥爭，怎樣掌握了複雜的煉鋼技術。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3月北京初版 1955年3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12/32

1—9,070 冊 65 千字

目次

序 言.....	三
華西里·查赫羅夫.....	七
夏爾蓋·諾維柯夫.....	五二
依凡·涅斯切羅夫.....	七二
優秀煉鋼工人的經驗.....	九五

蘇聯總工會中央理事會和黑色冶金工業部，研究了一九五一年第四季度黑色冶金各企業和車間的全蘇社會主義競賽的總結，認為下列各車間和企業是社會主義競賽中的優勝者，並決定：

蘇聯部長會議流動紅旗仍歸第一「電爐鋼」工廠的電爐鋼煉鋼車間保持，發給該車間一等獎金，該車間繼續享有「最好的煉鋼車間」的稱號。

（摘自蘇聯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和黑色冶金工業部部務會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決議。）

序 言

古老的弗拉基米爾大道——「弗拉基米爾卡」，宛如一條彎曲的帶子穿過了莫斯科郊區的茂密樹林。這條大道從莫斯科羅哥關卡起，經過宗法的波哥羅得斯克縣城。一八八五年，修建了一條鐵路支綫，把波哥羅得斯克跟尼塞哥羅得斯克的鐵路綫連了起來。在這條鐵路支綫七俄里的地方，一個野心勃勃的官僚，蓋了三座別墅，並把他這塊地方命名為幽林。

這個稱呼非常適合周圍的環境。因為周圍只有闊葉樹，池沼，一片寂靜，只有偶爾通過這裏的火車會衝破這寂靜。

一九一六年到了。當時戰爭具有持久性質。前綫需要砲彈，爲了製造砲彈就需要鋼。一九一六年八月六日，在尼塞哥羅得斯克鐵路的波哥羅得斯克支綫七俄里的地方，即在幽林小車站上，開始建立俄國第一個優質煉鋼廠。

久住這裏的居民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修建工廠的勞作是艱鉅的，是非常困難的。人們從早到晚彎着腰幹。池沼，經年累月的潮濕……瘡疾猖獗，可是一點醫藥幫助也得不到。」

建築工程進行得很慢。只蓋好了包括兩個弓形電爐的小型鑄造工場和一個極小的鍛工間。工廠便這樣擱淺了。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鑄造工場變成了國家企業。內戰結束以後，優質煉鋼廠開始擴建。這個工廠在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中，特別迅速地成長了起來。不但改造了舊車間，同時還建立了新車間，並掌握了各種越來越新的鋼號的煉鋼技術。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三這四年中，在工廠的改建和擴建上，就投資了幾千萬盧布。這幾年，在原来的鍛工間地基上，建造了一個巨大的軋鋼車間；也建立了新的煉鋼車間，並大大地擴大了第一個冶鋼車間。

隨着工廠的成長，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城市成長了起來：建造了設備完善的工人住宅，學校和幼兒園。

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裏，電爐鋼工人和蘇聯全體人民一道，締造了對敵人的勝利。「電爐鋼」工廠的全體冶金人員，為建立「冶金工人」坦克縱隊，捐獻了五十萬盧布。當時這個工廠的領導曾收到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的電報：

「請向為建立『冶金工人』坦克縱隊，捐獻五十萬盧布的『電爐鋼』工廠的全體男女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員們，致以兄弟般的敬禮和紅軍的謝意。」

約·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對「電爐鋼」工廠冶金人員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中的忘我勞動，作了崇高的估價，獎給了該廠以列寧勳章。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中成長起來的電爐鋼城市，是我國獲得勳章的莫斯科省的最大工業城市。

該廠各車間冶煉的鋼，可以製作優等質量的工具，可以製作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的重要零件。克里姆林宮頂上嵌有紅寶石的五星外框，就是用電爐鋼工人冶煉的鋼做成的。地下鐵道「馬雅可夫斯基」車站的華美圓柱，也是用這種鋼做成的。

該廠冶金人員，以無比的熱情擁護政府各項歷史性的決議，如在伏爾加河和第聶伯河上修建強大發電站的決議，修建大土庫曼運河的決議以及在烏克蘭草原和克里米亞修建水利工程建築物的決議。電爐鋼工人光榮地完成着共產主義偉大建設的定貨。這個爲電氣工業生產高級鋼材具有豐富經驗的工廠的全體人員，提前完成了列寧城最大的企業的定貨，那些企業正着手製造新建水力發電站的強大透平機。

全廠人員隨着工廠的成長，也逐漸成長起來。曾任工廠工程師的依凡·費多羅維奇·捷沃西安，現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黑色冶金工業部部長。工廠培養出來的工程師華西里·華西里也維奇·庫茲涅佐夫，曾任蘇聯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工程師亞歷山大·格里哥也維奇·夏列美切也夫現在是黑色冶金工業部的副部長。原先在工廠做小工，後來成

爲「電爐鋼」工廠光榮煉鋼工人的阿烈克舍依·彼得羅維奇·朱拉夫列夫，被選爲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電爐鋼工人在戰後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裏，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企業的全體人員提前完成了生產任務。快速煉鋼工人爲工農業煉出了千萬噸超計劃的高級鋼。

「無產階級勝利」細呢工廠工程師柯瓦廖夫同志的愛國主義創舉，受到了這個工廠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的熱烈響應。

現在已提出學習優秀的斯達哈諾夫式的煉鋼工人依凡·涅斯切羅夫、夏爾蓋·諾維柯夫和華西里·查赫羅夫的先進工作法，他們同在一座聯動機上工作，並且月月超額完成生產定額和國家計劃。

本書介紹和總結了「電爐鋼」工廠三位斯達哈諾夫式煉鋼工人查赫羅夫、涅斯切羅夫和諾維柯夫的先進工作經驗，並敘述了這些經驗在車間工人當中的推廣情況。

華西里·查赫羅夫

—
天空被陰沉的灰雲厚幕遮蔽着，乾燥的雪末散落在大地上。陣陣疾風捲起雪末，把它沿着大道吹散。雪末填平了深溝和有花紋的寬條痕——汽車剛壓過的胎痕。

華西里沿着道旁走着。雪末矇住了他的眼睛，鑽進了他的領子。他更加頻繁地停下來背着風，用圍巾擦乾潤濕的面孔，並緊緊地掩緊大衣的前襟。迎風走路原是很吃力的，但是他還是頑強地走，好像在這條道所通向的小車站上，他有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要辦……一輛裝載一捆捆鐵絲的汽車在大道的轉彎地方，追上了華西里。車開一響，汽車停了下來。一個愉快的、沒有長鬍鬚的小伙子打開了車門，從駕駛間裏向外望了望。

「到很遠的地方去嗎？」

華西里把手向小車站的方向一指說道：

「到那邊去……」

司機笑了。

「到那邊去……好，你坐上來，我帶你去。」

車窗外開始出現了稀疏的矮樹叢。汽車在泥坑上跳動着，每當汽車一震動，司機就微笑着望望自己的乘客。這樣不聲不響地跑了一段時間，後來，司機點着煙說道：

「現在，許多人都到那邊去……可是還缺人……你到那邊去工作呢還是學習呢？……」
「看看再說，」華西里支吾其辭地回答，他輕輕地咳嗽了一聲，然後又說：「將來會知道的……」

他不願意告訴人家：他去幽林是由於一種非凡的青年人的好奇心所驅使，據說：幽林正在建設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工廠，人們要在那難以通行的池沼上，建設一座巨大的城市。

很早以前，若干年以前，華西里就有一個遠大的理想，這個理想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也不能放棄。

他想學會煉鋼。

華西里從父親在彼烈科波爲保衛新的、幸福生活英勇犧牲以後，就常常到父親生前工作的那個機車庫去。他在機車旁邊一站就是幾個鐘頭，他渴望着了解傳動機、槓桿、管子及其他幾十個已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大小零件的複雜系統。司機有時也允許他爬上機車的司機室。華西里爲了不妨礙別人，老是坐在一個金屬箱上，懷着羨慕的心情，注視着擦得發

亮的、安裝在鍋爐上的儀表。他早就懂得：注水器是作什麼用的，什麼是氣壓表以及爲什麼必須小心地注視着水表玻璃上的水平綫……但是，當華西里問到這些儀表和機件是由什麼東西製造的時候，他總是得到各種不同的回答。有的說：這些機件和儀表是用鐵和鋼作成的，另外有的說：是用黃銅、鋼和生鐵作成的。有人勸他讀讀書，鑽研鑽研這些東西……於是，他找了一些關於鋼的舊書和雜誌，仔細地從第一頁讀到最末一頁，當寶貝似地吸取一些偶爾發現的片斷知識。他越讀得多，就越想知道更多的東西。他弄到了一些書，就把它們當作新朋友似地熱愛着，這些新朋友在他面前展開了驚人的秘密。他一夜一夜地讀書，最後知道了：怎樣煉鋼，怎樣煉鐵以及熔鐵爐、馬丁爐、電爐是作什麼用的。華西里開始懂得：爲了煉鋼和把笨重不光潔的鋼錠加工成爲精巧的零件，變成彈簧、汽缸、槓桿和捲簧，需要化費那樣多的勞動，這種艱難而高尚的勞動又是多麼有趣。有時在靜靜的失眠的夜裏，他幻想自己冶煉出一種奇異的鋼……

「到那邊還用看什麼？」司機說道。「辦手續好了。想工作就工作，想學習就學習。那邊缺人……你知道我們的事業的情況嗎？我們要建設一座完整的城市……」

他彎着腰向華西里，把每個字咬得很清楚，鄭重地說道：

「斯大林同志交給我們的任務，是建造一個優質冶金工廠，懂嗎？而不是叫你建造一幢房屋……瞧那邊，人們在幹什麼……」

華西里自己早已看到了那透過雪層清楚隱現出的建築木架的暗影。那些暗影越來越大，它們已經不是遠處的輪廓了，而是積滿了雪的建築物的高牆，汽車正沿着兩旁都是這種高牆的大道奔駛着……

……這是一座充滿了無數輛汽車的喧鬧聲、工人的喊叫聲、隆隆聲、叮噠聲、汽笛聲的城市，它們交織成一片隨風飄揚的轟隆聲，華西里在這個城市踟躕了一整天。他所看到的和聽到的一切——工人飽經風吹日晒的面孔，新建車間鋼架上焊接時光彩奪目的閃光，鎚子的轟響，蒸氣活塞的喘息，滿載水泥和磚塊的汽車的鳴叫——激動着他的心靈，使他的心臟加快地跳動着。他從來不曾這樣強烈地渴望把自己埋藏已久的內心理想變為現實。

華西里決心成為新生活和新鋼鐵城市廣大建設者中的一分子以後，便回家了，這時他雖疲倦，但很愉快。

二

社會主義在各個戰綫上進行廣泛而宏大的進攻的第一年來到了。這個進攻意味着許多偉大的轉變：在沒有人跡的大森林中，建起了巨大的聯合製造廠的廠房；在不久以前還是大風橫掃的荒涼草原上，蘇維埃的勘察員們發現了無數的寶藏——鐵、銅、金、煤；而在過去認為是不毛之地的土地上，建起了巨大的工廠；在史無前例的短時期內，建起了無數的

新城市……隨着這個進攻的日益堅決地開展，不僅國家的面貌起了變化，新生活的建設者——人，也起了變化。千百萬工人、工程師、技術人員的大軍壯大起來了，斯達哈諾夫運動者——新的，特殊的人——的大軍也壯大起來了。

在社會主義具有歷史性的進攻的第一年，華西里·查赫羅夫開始了自己的勞動生涯。他已是「電爐鋼」工廠附屬工廠藝徒學校的學生。

理想實現了，但是由學生到煉鋼工人要經過一段艱難的道路。

學校教員尼可來·安東諾維奇·卡爾波夫對學生說：

「你們是未來的煉鋼工人，因此首先應當了解：當你們站在煉鋼爐旁邊時，你們肩上的責任是多麼重大。我們的國民經濟需要大量的金屬，大量的鋼，這種鋼不是那種只含碳的普通鋼，而是特種鋼，它除了含碳以外，還含有鉻、鎳、錳、鎢、鉬和其他提高鋼的質量的元素。如果改變了這些成分的比例，把它們按規定的不同分量加到鋼裏去，就可以煉出任何時候也不會變暗而永遠像銀子一樣發亮的鋼，也可以煉出像金剛石一樣堅硬的鋼，也可以煉出像白金一樣堅固的鋼……這正是你們——未來的煉鋼工人——所要煉的鋼。這是一種很難的技術，掌握這種技術要有全面的知識……」

他還談到：爲了精通電爐內的複雜工作過程，掌握物理和化學基本知識是如何重要，煉鋼時，爲了使工作不發生錯誤，不出廢品和保證質量，掌握理論又是如何重要。

華西里·查赫羅夫很愛上卡爾波夫的課，他很喜歡這位年青教師，因為他能以最複雜的事物生動地、通俗地、易懂地講授出來。

但是，他更愛上實習課，因為實習能證實和鞏固自己的知識。通過實習他完全懂得了這些問題：為什麼硬金屬塊要在電爐內冶煉，為什麼液體鋼加上鐵礦以後，就會沸騰，為什麼在鋼上面需要鋼渣的蓋覆層，除去鋼內的有害雜質需要哪些條件，為什麼剛沸騰的鋼的液體試樣在加入鉛以後，就會收縮，為什麼白熔渣會破碎，為什麼鋼渣稱為電石渣，液體鋼是根據甚麼規律在鋼模中凝固……華西里在工廠藝徒學校，獲得了真正的、鞏固的知識。

他在研究煉鋼理論的時候，就牢固地掌握了煉鋼助手和煉鋼工人在車間，即在弧形電爐旁操作時的實際工作操作法。

華西里是跟煉鋼工人尼可來·季米特里也維奇·夏爾沙夫金在一座剛剛開始煉鋼的爐子上進行實習的。

尼可來·季米特里也維奇是一九二八年到這個工廠的。他曾做過小工、攪拌工、煉鋼工人副手；煉鋼工人的工作已經幹了三年了。

夏爾沙夫金很喜歡華西里這樣一個靈敏、剛毅的學生，對他的好奇心也感到滿意。他非常熱心地把自已的「秘密」一點也不保留地告訴查赫羅夫，力求把自己的豐富經驗盡量

地傳給這個學生。

「我的秘密很簡單，」他對仔細傾聽他所講的每個字的查赫羅夫說。「要牢牢記住這些秘密，當你將來工作時，這些秘密會對你有好處……舉個例子來說，怎樣儘速地把爐內的鋼渣和鋼清除出來……要清除這些東西應當怎麼辦？首先，在出鋼以前要取出液體流動的鋼渣，取的時候，我放些螢石……然後適當地放大流出孔，重煉時，小心地把鎂粉加入流出孔的斜面上——這時鋼與鋼渣就完全分開了，這就是全部奧妙。」

他教給華西里怎樣根據爐門擋板下露出的火燄顏色，確定鋼渣的質量；他指出怎樣攪拌爐內的鋼，才不會燒壞扒，他把根據火燄顏色確定鋼溫的技能和出爐前應做的準備工作，傳授給這位年青的冶金工人。

煉鋼工人的記憶是一切徵象的聚寶盆。華西里很快地就全部了解了，並終身記住了它們。現在，如果他從蓋緊了的爐門擋板下面看見有黑煙湧出，他就能準確地說：爐子裏的鋼正在電石渣下精煉。現在他已懂得：如果適當地盡量深地攪動液體鋼，鋼的溫度就會均勻，反應的過程就會加速，從而也會減少出鋼前加熱過程中出毛病的可能性。

在這位經驗豐富的煉鋼工人和這位正準備從事這一艱難而光榮的職業的實習生之間，建立了純潔的、真正的友誼。夏爾沙夫金冶煉了一千五百多爐各種鋼號的鋼，他有豐富的實際經驗，但他並沒有像華西里一樣掌握了必要的理論知識。

有一次下工後，他們一同回家，華西里突然向煉鋼工人問道：

「尼可來·季米特里也維奇，你認為爲什麼要使鋼沸騰？」

這樣一個簡單問題對他說來是出乎意料的。

「這一點應當知道的……」煉鋼工人笑着回答，但華西里並沒有等他說完，就很快地插嘴說道：

「爲了降低碳的含量和去掉磷素……對嗎？」

「哼，對的……還爲了什麼？」

「當然不止這一點，尼可來·季米特里也維奇。爲了降低碳的含量和去掉磷素，不是用生鐵來裝爐，而是用原礦來裝爐，並且鋼熔化以後，要除掉幾次鋼渣……翻滾的沸騰是爲了消除鋼內融化的氣體和鋼渣的雜質……」

「也許，你說得對，」——煉鋼工人不好意思地同意說。

夏爾沙夫金虛心地向自己的青年朋友學習。他們一道努力鑽研煉鋼的複雜規律，以便自如地掌握冶煉技術操作。夏爾沙夫金爲了在理論上不落到華西里的後邊，他開始加入基本技術班學習。在技術班的學習中，他的那位青年朋友對他的幫助非常大，他借給他書，幫助他分析化學公式和符號。